

福音普傳

口語的現實——口語學習者的福音工作和門訓

蔣崇恩

(現任國際口傳網絡執行總裁)

十多年以前，一次途經莫三比克(Mozambique 或譯莫三鼻給)，應邀在一個市鎮向一群長途跋涉來聚會的聽眾講道。我選講尼希米記一些經文，但很快便發現聽眾在打瞌睡。我立刻改變語調，只一瞬間的掙紮，他們又再打瞌睡了。

我傳遞資訊的努力完全失效！這次旅程後，我立意要找出他們無法專心聆聽的原因。探索所得的發現，迅速改變了我的想法，投入一個學習歷程——探索口語溝通者的世界。

口述世界

根據《韋氏新世界字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2010)，口傳(Orality)有如下的定義：

- 依賴口頭以言語來溝通多於書寫
- 用口語來表達事實和性質

本文對口語溝通者的定義，是指一些人不能、不願或不會透過書寫文字來傳達訊息，以及那些雖然有書寫能力，卻寧願以說話來傳訊息的人。這樣的傳訊方式就是本文所指的「口傳」了。

自從古騰堡聖經在 560 年前面世後，基督教一直「用文化雙腿來走路」，直接或間接要求別人使用文字。(註 1) 然而，全球人口卻有大部分是口語溝通者。據統計，今日世界上有 57 億人口(註 2) 會墮入沒有基督的永恆危險之中，除非習慣使用文字的基督徒，明顯地改變佈道、門訓、領袖訓練和植堂的方法。

57 億人口屬口語學習者只是保守的估計，劃分方法有很多 (註 3)，大概包括 43 億成年人、14 億幼童以及 10 億 8-15 歲的青少年。他們只是具有基本或以下的識字能力，因為能力有限，所以需要口語學習。(註 4)

或問，那麼，文盲人口有多少？數目約為 14.5 億 (註 5)。然而，口述文化的實況是難以想像的多姿多彩。因為所用的分類方法大多不夠中立，往往把文盲與權力架構連在一起，錯誤地看識字是無可避免的優秀 (註 6)。一些宣教機構則以社區的發展、基本醫療設施、愛滋病、小額財務等來劃分，數字因此有差異。

但我們要特別留意，在這 57 億口語溝通者之中，有 3,500 個未被認領的群體(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的 27 億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s) (註 7)。這是驚人的消息，仍有約 20 億人沒有舊約聖經；進一步再說，3.5 億人口包括 2,252 個未被認領的未得之民群體，連一句新約經文都沒有！他們都是原始的口語學習者。

最後，在這後現代紀元，使用 iPad 的一代，喜歡用視像及影音來溝通，這個趨勢不單在西方，更席捲全球。未來三年內，使用流動電話上網的數字將會大大超過使用個人電腦。這是數字方面的好例子，約 30 億人口以此來聯繫、辦事和溝通 (註 8)。這些用視覺來學習和溝通的人可以稱之為衍生的口語學習者(secondary oral learners)，他們雖然會讀寫，但選擇以口頭行為來學習和溝通。(註 9)

口述觀點

原始和衍生的口語學習者的範圍很廣，從文盲、半文盲、功能性識字到識字、後識字者(post-literates)以及視覺文化者都是。不同的口語學習者有很大的差別。

我們的一生，開始時是個口語學習者 (註 10)。進入學校後，努力學習認字、寫字，然後把一個一個的字組成句子 (註 11)。我們學習讀書。成長後，進入學院的嚴肅殿堂，我們讀書為了學習。如此，印刷品的世界成為我們資訊的來源，也成為我們學習的形式。正是這樣，口語和印刷品的溝通者之間有了明顯的分別，口述和識字也有了不同的觀點。Dr. Orville Boyd Jenkins 有如下的分析：

口述和識字觀點的對比 (註 12)	
口述	識字
事件導向——以經驗決定甚麼是真實的，知識是一個融合性觀念、實用的經驗；能做才去做，享受做的一刻	任務/目標導向——從抽象、理性來看現實，使想像的事情發生，知識是理性和客觀的見解，以書寫來表達，任何人都可以藉此明白；可以令任何事情發生
關係性的——價值基於所需或群眾的期望	實效性的——價值基於有效或書面同意的，以具體書寫下來的同意書為主
功能性知識——所要的是用來維繫關係、社群和被接納的價值	事實性知識——是用來瞭解細節、分析、組織、控制、管理和改變結構或制度的
口講為憑——我的身份繫於我的行動和聲明	書寫後可以再協商——書寫下來的可能有別於以前的口頭協議，用白紙寫下的文字是任何兩者關係的第三方
真理——動態的、與關係相連的；有形的知識高於邏輯性的推論	真理——客觀的、關係於與事實的理性分析、描述、重複的事件和模式 (所有記錄下來的都用作參考)；價值受印刷字的邏輯影響 (linear logic valued)
生活技巧——有實際用途的、專業的或藝術性的表達	知識——資訊導向

記憶——歷史、傳說、故事都是憑記憶流傳下來的，公開傳講，內容可以繼續擴展。 知識只是某些人的神聖用品	資訊——記錄和搜集一般的知識、並予以形象化；有價值的技巧會傳述、分析和修訂、再構造既成的事實
傳統、繼承	改變、創新、自我表現
道德——個人誠信、能承擔他人和社群所期望的關係性責任	道德——滿足形式、成文的承諾；承諾和承擔視當時所知而定；更多的資訊會使責任改變

今日，我們的資訊更發達，但仍未能接觸所有未得之民群體。我們從全世界獲得資源，卻只分配極小部分的資源 (註 13) 於佔全球大多數未聽聞福音群體的口語學習者。我們有策略，但卻預設了一個印刷為本的傳訊策略，或者一個識字的觀點。從上表所作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和認同我們失去了焦點。如此，我們要反躬自問，口語學習者的門徒訓練需要有甚麼不同，特別是對那些原始的口語學習者？

口傳與心語 (註 14)

大多數參與服侍的人都明白「心語」(heart language)是我們從父母親那裡學習而得的，是一種道地的語言，是我們能夠流暢地使用和清晰地表達情感的，也是我們在夢囈中所用的。如此說來，心語就是我們的母語。舉例來說，在中國的文字當中，多達 18 個字由「心」組成，可以有 18 個不同的故事、諺語或心思、意念和情緒，如愛、惡、怒、思、慮、慌。

「心語」已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並且也接受這是訴說心底話的途徑。我們都認同，當以心語述說一個好的故事時，產生共鳴，故事就直接刺進了人心，正如一齣感人的電影，或一位傳道人傳遞好的資訊一樣。神學家 Dr. N.T. Wright 在所寫的《新約與神子民》(*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一書中甚至指出，人人都有一個內在故事庫，是我們用來經驗這個世界的系統。所以，若要改變一個人最深層的思想，必須改變他們故事。(註 15)

假若母語故事如此重要，我們的心也由它塑造來看這個世界，有沒有一些已知的證據指出它如何影響宣教？《從種子到果子》(*From Seed to Fruit*) 是一本對穆斯林宣教及植堂具指引性的著作，Dudley Woodberry (註 16) 和他的團隊所作的統計指出，一個教會或多個教會能夠被拓植，82%是因為重視以下三個要素：

1. 團隊中最少有一個人熟悉當地語言。
2. 團隊編定策略會考慮這個群體的學習方式 (即口傳或文字)。
3. 用這個群眾的心語來工作。

這就準確地說明瞭口傳運動有助於宣教工作是真實的。用心語或母語結合口語的學習進路 (例如：說故事、戲劇等)正在全世界轉化內心及社群。其實，我們只是跟隨耶穌基督的榜樣。祂復活後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向門徒講解聖經，他們的心就火熱起來。

我們提倡心語，是因為它具備了兩個意義：故事是屬於心的語言，以及母語是內心的語言。

心語或母語的故事正在全球轉化人心和社群，已是一個可見的現象。這樣，我們是否需要再考察我們沿用的印刷品方式及識字觀點，讓出空間來向口語學習者以心語/母語講述故事？

口語策略與教會

既然，所得的資料告訴我們，約有 80% 的世界人口是口語學習者，而獨立的研究也指出三個關鍵性的元素可以提供較多的機會結出碩果：母語翻譯、溝通策略，以及學習的選擇。是甚麼拉著教會往後退？是改變的成本太昂貴嗎？是沒有刺激要改變嗎？

我們願意使用口語策略來培訓口語學習者作門徒嗎？當我們使用口語策略時，就是說我們所用的溝通方法是讓口語聽眾能夠明白，並且作出回應，同時又能夠將我們所傳遞的資訊再傳遞下去。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採用他們的溝通方式來彼此溝通，如此，便能使每個人都能吸收這個資訊，同時也能教導別人。(註 17)

使用口語策略來培訓口語學習者作門徒，所用的溝通形式是他們慣用的文化，如故事、諺語、戲劇、歌曲、小調以及詩詞。而識字者的進路則是清單、大綱、字義研究、護教及神學術語。但這些識字的方法在三分二世界裡很多都不能發揮作用。訓練口語學習者作門徒傳遞神的話，所用的方法與文化息息相關。所以，我們是否必須再考察口語藝術，轉移我們的態度和策略，使我們能適當地接觸口語學習者？(註 18)

2010 年的東京全球宣教大會的重點是探討如何使 27 億未得之民有機會聽聞福音。大會之後，我們更清楚看見，為使普世教會有更迅速的發展，必須改變視野，要重新部署、轉向以及重構資源，使這 27 億未得之民有機會聽聞福音。同時，3.5 億人口的 2,252 個群體有龐大的迫切需要，他們需要第一套口語聖經。這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事實上，早於 1970 年代已經開始實行了。(註 19) 口述聖經故事可以成為你未來的宣教策略的一部分，去接觸那些一句聖經都沒有的人嗎？

進一步來說，我們也需要承認在我們面前有另外一個世代的青年人，與我們有很大的差異，有人稱他們為「數位原居民」，而我們大多數只是「數位移民」。神並不輕視媒介。Shane Higgs 提醒我們要關心這一代，神用了超過 200 節及六章經文詳細地描述各種使用來敬拜的「媒介」，包括：燈台、會幕、燔祭壇、祭司袍、贖銀、膏油。(可是，當神和摩西一起構思這些媒體技術時，以色列民卻自作決定，建造了金牛犢。神不能被愚弄，後果是嚴厲的。)(註 20) 我們同樣需要考慮使用更好的媒介來述說「故事」，使下一代的衍生口語學習者可以被培訓為門徒。你的機構是否願意一同合作使這些數位原居民可以聽聞福音？

口述事工在本地層面的落實 (註 21)

故事講述好像專為未得之民而設的一個策略。無論如何，一些成熟的教會，特別是在相關文化中的教會，已發現進行按年代順序講述聖經故事有顯著的效益。

1. 佈道方面

在東非，很多未被認領的未聞福音的穆斯林其中一個群體中，口述聖經故事使 30 人認識耶穌基督。他們迅速的組成小組向自己的群體 153,000 人傳福音。同時，有 4 個說故事者訓練其

他 6 位本土宣教士，向其他較大的未被認領的未得福音的穆斯林群體 500 萬人傳講。

2. 門訓方面

南美的普伊納維族(Puinave)需要再接受門訓，因為宣教士發現他們有混合主義。雖然這一族人自 1950 年代在文化上已成為「基督徒」，但在基督徒可做及不可做的事中摻入了巫術成分，不少誤解是出自他們的貿易語言——西班牙語。70 年代，新部落差會的宣教士用了 7 年的時間學習艱難的普伊納維語之後，他們對這族人的信仰感到震驚。首先，宣教士嘗試用傳統的方法教導聖經，普伊納維人都點頭稱是，但明顯對某些實際的信仰仍不清楚。於是，宣教士按年代順序，用一個一個的故事來述說神的話，從舊約到福音書，解釋神的本質和屬性、人的罪性、撒但對世界的掌控、救贖的解決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其後，鄉村的長老舉起大姆指和食指比劃，清楚地說：「我從離開地獄的路只走了這一點點。」1998 年，新部落差會把這件事蹟拍成電影 *Now We See Clearly*。

3. 教會領袖訓練

在北非一個穆斯林統治的國家，17 位本土年青男士(其中一些僅能讀寫，一些則完全不能)參加了一個非公開的按年代順序講述聖經故事的兩年期領袖訓練。兩年後，學生能掌握 35 個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的聖經故事，正確地按年代順序講述。他們不但能講述其中的故事，並且能按每個故事寫作一至五首歌曲，編排一個戲劇演出。一位神學院教授給他們一個 6 小時的口語考試，他們有能力回答關於故事中的事實和神學思想，對福音資訊、神的本性、在基督裡的新生命有非常確切的領會。這群學生能迅速地和技巧地利用故事的內容來回答各類的神學問題。

4. 植堂方面

在南美，跨文化宣教士耶利米加入一個包括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等的較大團隊，從事改編來自鄰近語言(neighboring language)的故事。他按部就班向兩個母語說故事者灌輸異象，也透過學習故事培育他們，教導他們要把故事傳開。兩年的投身，他在植堂運動上帶來顯著的貢獻，如今當地群體有 20% 成為了信徒。耶利米離開兩年後，說故事者繼續到新的地方、河的上下游未聽聞福音的鄉村述說故事和佈道。

5. 機構方面

不少機構在世界各地取得更好的成就。以下是一個實例，一個機構把參與口傳訓練前後的成績作出比較，結果是驚人的：以五年為期，50 個不能讀寫的人平均用 2.67 年帶領 815 人歸向基督，也拓植了 22 個教會。當他們接受口述方法訓練之後，能準確地講述 85 個適切文化背景的聖經故事，同樣的 50 個不能讀寫的人，只一年間便帶領了 9,122 人信主，建立了 370 個教會。(註 22) 我們見證著 22 個舊的差遣國家和新的差遣國家期望重新訂定宣教進路，他們由「這是福音信息」轉移到「未聞福音者的世界觀是甚麼，怎樣才能更有效的接觸他們」。他們需要培訓、資源和人事以期符合那勢不可擋的需要。

6. 宗派之間

神感動祂在世界一些地區的僕人回應了口傳的策略和工具，使福音能有效地傳播，門徒訓練和口語學習者得以結出果子，並且在繁衍。肯尼亞主教 Njuguna 緊握口傳的異象和它對接觸未被認領和未聽聞福音群體的意義，個人作非公開的訓練，把這個異象向外拓展到未被認領的群體之中，同時也認領他們。他用他們的心語對他們講述口語聖經故事，並在他們中間植堂。他的影響不僅於此，產生了槓桿效應，其他 8 個宗派的監督也接受訓練，其中一些已開始認領未得福音的群體了。

7. 夥伴合作

世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學院/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SIL/Wycliffe) 和種籽公司(The Seed Company)聯同新印度傳道會(The New India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及其他印度本土的工作機構合作。在工作開展了 10 個月後，已經使 6,500 萬人有母語聖經，是準確、適切文化又符合聖經的口語故事 (註 23)。在 3 種語言中，這些故事讓其中一些人第一次接近聖經！

8. 新的網絡

在美國，密西西里州一大群牧者和教會領袖接受訓練後，大家都寄予厚望，因此產生了一個新的組織——密西西里州口傳會(MO Orality Network, MOON)。

9. 新的社群進入新的教會

美國一個大宗派首次在 20 年間看著新的教會被拓植。是怎樣發生的？講述聖經故事的隊伍由不同的教會組成一個個的小團隊，他們自己成長，一個個新的教會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再說筆者個人的經歷。我第一次口述故事是 2008 年 9 月在埃塞俄比亞，一些說故事者一起口述使徒行傳的故事。記得開始講述使徒行傳第一章，翻譯成為本地語言後，在新的年青領袖和翻譯員之間反覆的引發了大量對話。最後，我們打斷了對話，詢問那位翻譯員，何以未完成第一章的故事已有這麼多的對談。他告訴我們，是由第 4 和第 5 節引起的，那位新的領袖說：「我們明白了。我們已經等了 2,000 年，如今我們不需要再等待了。」這就是教會建立的真正時間。事實上，這也代表在一個較少人認識的未被認領和未聞福音的群體中，這刻開始了植堂運動。

我們有沒有膽量做夢？夢想有一天未被認領和未聞福音的群體的數字是零？夢想有一天所有的語言群體都有準確、適切文化、合乎聖經、用他們的心語口述的聖經故事？夢想有一天來自不同的種族和社群的口語學習者都接受門徒訓練？

註釋

1. 根據 Mr. Jim Slack 的資料，International Missions Board 的內部研究指出，要使一個社群從文盲到識字，一般需要 125 年才有 30% 的改變。
2. Grant Lovejoy, "The Extent of Orality 2012," *Orality Journal*, August 2012, Volume 1, Number 1. Pp.11-40, 可參以下網頁：www.internationaloralitynetwork.org。
3. 數目看來很大，甚至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都在嘗試搜集識字和口語溝通者的資料。2010 年的出版透露，他們也感困惑，發現所用的數據來自兩個不同的定義。他們解釋已放棄根據教育程度來衡量識字。基本上，他們採用「家庭」宣言的方法來統計(即相信每一戶人家宣告他們是否識字，而未經驗證、核實或測試)。同樣他們也強烈地留意，使用者所用的數據包含實際的報告和估計。請參考 UNESCO: 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Reaching the Marginaliz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96-297。可參網頁：<http://www.unesdoc.unesco.org>。

4. *Orality Journal*, August 2012, Volume 1, Number 1., pp.17-22. 可參網頁：
www.internationaloralitynetwork.org。
5. David Barrett, Todd M. Johnson & Peter Crossing, “Christian World Communions: Five Overview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D 1800-2025,” (*Int’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Jan. 2009), Global Table 5, p.25.
6.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iteracy Statistics: Implementing the Literacy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Program (LAMP),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09. P.19. 可參網頁
<http://www.uis.unesco.org>。
7. David Taylor, “Envisioning A Global Network of Mission Structures,” (*Mission Frontiers*, March-April 2010), p.16.
8. Gartner: Mobile to Outpace Desktop by 2013
http://www.mediapost.com/publications/?fa=Articles.showArticle&art_aid=120590。
9. *Making Disciples of Oral Learners*, 中譯：《口傳天下——使口語學習者作主門徒》
(International Orality Network & Lausanne, 2005), p.58; also, see Walter 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10. Samuel E. Chiang(蔣崇恩), ‘Oral Communications and The Gospel’, *Connections—The Journal of the WEA Mission Commission*, September 2009, pp.34.
11. 一個人的文學和學習臻於成熟是由不同的才智孕育而成，要概括的進一步認識，可參以下網頁： 28/09/2012 at
http://www.newhorizons.org/future/Creating_the_Future/crfut_gardner.html. (閱讀日期：2012年9月28日)
12. 取自 Dr. Orville Boyd Jenkins 網頁：<http://orvillejenkins.com/orality/orallitbible.html> (取得日期：2012年9月28日)。另一個關於口述和印刷品溝通者的比較表可參 Richard D. Brown 及 Koehler, Paul F. *Telling God’s Story with Power: Biblical Storytelling in Oral Cultures*, (William Cary Library, 2010).
13. Todd Johnson 指出，用於未得福音者的金錢只佔 0.3%，即每年 17 億。資料來源：*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Edinburgh, 2009), pp.296-297.
14. 部分內容見於 *Orality Breakouts: Using Heart Language To Transform Hearts*, (ION/Lausanne,2010), ch.1.
15. N.T.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Fortress Press, 1992), pp.38-41.
16. J. Dudley Woodberry, ed., *From Seed to Fruit: Global Trends, Fruitful Practices, and Emerging Issues among Muslims*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8), 2010 更新資料。書中提到：豐盛收穫的實踐軌道(Fruitful Practices Track)，是一群來自 37 個國家 57 個機

構的 280 位實踐者所組成的不同隊伍，有 738 個團契。他們對來自 5,800 個工場工人所提供的 94 個實驗進行檢討所結果。

17. *Orality Breakouts: Using Heart Language to Transform Hearts*, (ION/Lausanne, 2010), ch. 10.
18. Grant Lovejoy, 'All That May Hear', *Lausanne Cape Town 2010 Orality Multiplex paper*, pp.4.
19. Gilles Gravelle 'Why This and Why Now', *Lausanne Global Conversations*, 11/March/2010 Blog Entry.
20. Higgs, Shane. *Flickering Pixels: How Technology Shapes Your Faith*. (Zondervan, 2009), pp.164-165.
21. 少量例子首見於 *Making Disciples Of Oral Learners* 的簡本，由 International Orality Network/ Lausanne 於 2005 出版。其他更多例子可參考 Christine Dillon's book, *Telling the Gospel Through Story: Evangelism that Keeps Hearers Wanting Mor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2).
22. 來自 Dorothy Miller, Executive Director, in Timothy Church Planters Training, 08/2008.
23. *Orality Breakouts: Using Heart Language to Transform Hearts*, (ION/Lausanne, 2010), ch.2.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31 期，2013 年 1 月。

(本文曾刊於《大使命雙月刊》第 101 期，2012 年 12 月號。謝謝大使命中心准予轉載！)